

「衣中寶珠：被遺忘的禪宗史」專題導言

廖肇亨*

中國佛教特色在禪，但如今關於禪宗研究的聲音卻又如此微弱。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伊始，當時中國知識界領袖運用敦煌文獻，對當時幾乎已經定型化的禪宗歷史書寫套式提出激烈的挑戰，胡適憑藉《神會禪師遺集》一書，嘗試將六祖慧能在禪宗史上的神聖性，盡歸於神會一人建構之力，傳統的燈史、燈錄之類的著作一夕之間幾乎全同虛構。胡適當時的說法遭遇來自各界的諸多質疑，最著名的當屬鈴木大拙，鈴木大拙特別強調歷史與宗教雙重不同的進路。時至今日，鈴木大拙在歐美世界也遭遇嚴厲的批判，但胡適的看法也雖然受到諸多修正，但卻開啟了禪宗研究的諸多可能，例如近年北宗禪研究的勃興、從白話語料的角度解讀禪宗語錄，大抵皆可溯源至胡適的啟發。日本禪宗史研究大家，初期若宇井伯壽、關口真大，大抵與胡適的立場針鋒相對，年輕世代若入矢義高、柳田聖山則皆曾親言感謝胡適的發贖之功。

不論贊成與否，具有現代學術意義的禪宗史研究，胡適當居首功，殆無疑義。胡適的禪宗史研究，至少給我們幾點啟發：

- (一) 善用新出土的史料，對既有的學術論式提出不同的解釋。
- (二) 既有的權威範式，往往來自後世的建構。不論是歷史的或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宗教的，一如「生死／涅槃」，「選擇／放棄」也是同時成立的。而且「選擇／放棄」也有可能是來自後代的回望，在書寫所致。有偶然，也有必然。更多的是：狀似偶然的必然。

雖然禪宗研究代不乏人，而且也迭有新意。然而由於近年大量新史料不斷面世、各種理論視角一直推陳出新、同時學科跨界也大行其道。時節因緣如此，各種因緣和合，邀請各位學有專精的學者，就前人未及著意的禪宗史相關研究課題，撰就專文，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編成「衣中寶珠：被遺忘的禪宗史」此一專輯。包括曾堯民〈六、七世紀的習禪世界——以僧實、慧瓚二系為中心〉、黃庭碩〈北宋禪宗勃興的文學因素——聚焦於雲門宗的討論〉、張雅雯〈三峰派之懺與禪：論仁山寂震《大般若懺法》〉、任洧廷〈韓國佛教詩選集《大東詠選》研究〉等四篇論文。曾堯民教授一文以道宣所編僧傳為主，檢視六至七世紀僧實、慧瓚兩系的禪法，此二人約與菩提達摩同時，也同時擁有廣大的群眾基礎，但當禪宗史獨尊菩提達摩以後，幾乎從佛教史消失了蹤跡，本文可以說是禪宗史成立以前的禪宗歷史。黃庭碩教授一文則以北宋雲門宗僧的文學造詣與士大夫交遊的相互關係為研究對象，所謂「五家七宗」，其實也是後世建構的說法，此文側重於北宋的雪竇重顯、明教契嵩、大覺懷璉，或許也可以看作是臨濟宗「文字禪」（慧洪覺範）與「看話禪」（大慧宗杲）在禪宗取得絕對優勢前的記憶片段。清世宗刻意抹殺三峰派相關的著作與歷史記憶，近年來，關於三峰派的文獻紛紛面世，過往的籠統含糊之語已經不合時宜，張雅雯教授〈三峰派之懺與禪：論仁山寂震《大般若懺法》〉一文討論了晚明清初盛極一時的三峰派的禪法與懺法，也是對傳統上蔑視三峰派持戒不嚴的官方說法的再檢視。至於任洧廷博士的〈韓國佛教詩選集《大東詠選》

研究〉一文，應該是華語世界首次介紹韓國僧詩選集於《大東詠選》的論著。就議題的創新性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詩偈傳法是中、日禪林的特色，既是文學的，也是思想上的。因此，研究東亞禪宗的思想和歷史，詩偈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然而相對於中國與日本，韓國禪宗詩歌的研究可以說是十分不足。雖然韓國禪僧語錄上也不乏詩偈，但似乎欠缺有系統的整理。縱觀《韓國佛教全書》，只有《大東詠選》一書，與中國、日本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但畢竟有必要先啟其緒，未來持續挖掘，或許還有新的發現。這四篇論文，包含六朝、北宋、明清、韓國，涵蓋歷史、文學、宗教實踐（懺法）以及東亞，而且同時是學界罕所著意的課題，讀者或許不難感受到作者與編者同時嘗試創新的努力。

法華七喻當中有「衣中寶珠」一喻，比擬自身不識家珍。學術研究一方面如同打撈時間海底的沈船，讓不為人知的禪宗歷史重新浮上地表，另一方面也對禪宗書寫的樣態與判準不斷進行反思。如同胡適上個世紀經由敦煌文獻的發現，重新思考禪宗史的書寫型態。不僅是沈寂多年的膠片，更是深藏衣中的無價寶珠，遙閃著動人的輝光。

